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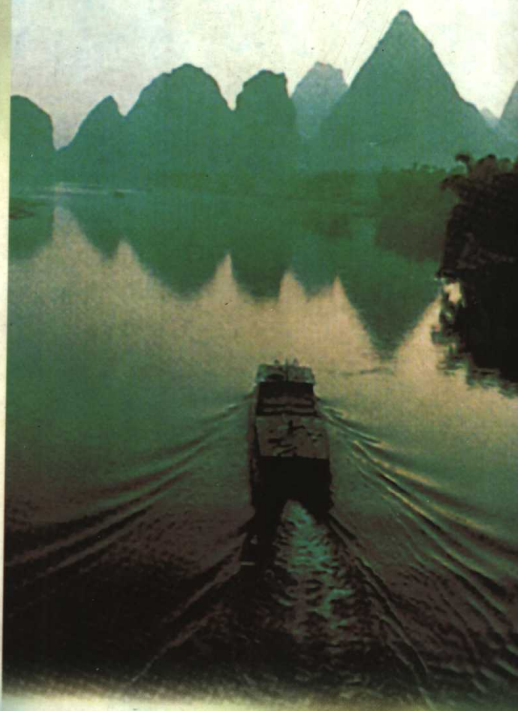
寄小读者散文丛书

冰心主编

ji xiaoduzhe sanwen congshu

一朵白云

要看山，请到云南来，
云南是山的故乡。云南
的山啊，绵绵无尽，莽
莽入云，它们和蓝天接
壤，与星月相邻。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乔传藻 著

责任编辑 袁丽娟
装帧设计 周建中
内文题图 盛天晔

寄小读者散文丛书

一朵云

乔传藻 著

*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108000 印数 6401—11435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

ISBN 7—5342—1794—6/I·250

定价:8.40 元

写在前面

一位著名的博物学家说过这样的话：
人和山，这是地球母亲创造的两大奇迹。

想想，也是。星海茫茫，地球经过亿万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惊世之作。

人与山，天地之间最为壮阔的风景。

要看山，请到云南来，云南是山的故乡。论山的神秘险峻，面对各种赞辞，云南的大山只会莞尔一笑。证据是：横亘于滇西北的梅里雪山，至今还没有被人征服过。云南的山啊，绵绵无尽，莽莽入云，它们和蓝天接壤，与星月相邻。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你有机会去滇西北，不难看到这样的景观：就在那些高得连云彩也爬不上去的地方，竟然还有人的踪迹，有人耕作，有人歇息；有人，在云彩之上又升起了炊烟。这时，你会从内心深处发出一声感叹：在这里，

山和人，真正是合二为一了。

山有人的深邃；

人有山的坚忍。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像一只生活在大山皱褶里的小蚂蚁。呈献给小读者的这些文字，就是小蚂蚁咬在树叶上的串串符号。

前些年，每逢寒暑假，逮到了机会，我喜欢往大森林里跑。守林人的窝棚边，赶马人的山道上，都有我的足迹。我的一些森林、动物题材的散文，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大森林是一部读不完的经典名著，要想全面地把握它，是很困难的；不过，这部大书里的一章一节，甚至只是几个短句，也够我们品读了。收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望天树》、《龙胆花》、《大象树》等“千字文”，算是“小蚂蚁”诠释这部大书的点滴体会。另外，我也选了几篇动物题材的散文放在这本小书里。野鹿，醉鹿，黑雕，懒猴，山鸡，它们也是横断山的老住户，是大森林的合法居民。少年朋友在读这部分文字时，一定也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动物也像我们人类一样，它们各有各的品性，各有各的作派，各有各的生命轨迹。这些森林里的活跃分子，同时也构

成了古高原的另一道风景。

我的童年是在大山窝窝里度过的。和现在的孩子相比，我们早年的岁月写满了贫穷。贫穷中的美丽又是很难忘怀的。系列散文《一朵云》就是这样写成的。文章中提到的赵小水、老黑、李秀秀，是我童年时代的小伙伴，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走出了大山；还有一些人至今仍被大山围困。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想象力和我们的梦境一样，统统被大山箍住了。云南有四千多万人口，“一朵云”一样的村庄，估计还有一些。写这篇东西，我想对自己，也对内地的孩子们说一声：

遥远的边地有一个村庄，名字叫“一朵云”，但愿我们大家都不要忘记它！

执行主编：葛翠琳
主 编：冰 心

少年读者散文

冰心题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戴着墨镜晒太阳，感觉真不错。

乔传藻：1939年5月生于滇东北农家。196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课余时间，热心为少年儿童写作。散文作品曾多次在全国获奖。近年，散文集《太阳鸟》在台湾出版后，荣获“台湾少年儿童读物佳作奖”。



我喜欢在人少的地方散步。(1985年, 摄于云南大学银杏路。)

我在大学的讲台上“叫课”，
差不多也就是这等模样。



立此存照，表明：本人胆子小，确实不敢多走半
步。(1991年摄。)

目 录

写在前面	1
大象树	1
龙胆花	5
岩画	9
绞杀树	13
“打不死”	16
野鹿	19
岩棕	26
望天树	29
铁心树	32
森林黑土	35
鸟道	41
火狐	46
太阳鸟	52
野猴	58
哨猴	65

醉麋	78
懒猴	89
山鸡	93
黑雕	98
丑狗	106
虎迹	113
箭蜜	119
一朵云	125



大象树

一棵树变出了一头大象。

——这是一个真实的童话。

时间：当代。

地点：西双版纳。

那天，我来到了小勐养自然保护区。朋友带我去看一棵奇异的树，他说，那是大象树。

哦，大象树，走近了我才看清楚，你不就是菩提树么？你的树梢把云彩也撑高了；微风吹过，肥厚的绿叶拍打着阳光，发出了哗哗的响声。

菩提树的创造力真是惊人。它的板根和树干，耸然拱起，聚合成一头长鼻子大象。象头，象尾，象脚，象的身子，应有尽有。就在大象应该生出眼睛的位置，菩提树也没有疏忽，长出了圆圆的树节疤，螺蛳壳大小。褐黄的树苔上，沾有一朵阳光。这头“大象”昂起它的长鼻子，站在树阴里。是在聆听，在沉思，还是在呼唤失落的象群？不知道。可有谁能告诉我呢？

——谜一样的大象树啊！

朋友说，他能告诉我。菩提树是一种充满灵性的神树，傣家人都知道，是深切的思念，才使得它用自己身躯的一部分，长成了大象树。

那是一个漆黑的雨夜，乌云闷死了星星。逃窜的闪电让天空碰得弯弯曲曲的；大森林似乎也预感到了凶兆，赶在风雨之前骚乱了。忽然，密林里传来偷猎者的枪声，一头可爱的大象倒下了。

这头大象常来菩提树下嬉戏，菩提树像一位深居密林的百岁老人，亲眼看着野象在自己身边长大。它们是好朋友了。一棵树和一头大象的友情，同样是令人感动的。干热的季节，菩提树张开它的每一片绿叶，仔细

地从星光里收集露水；野象站在树下，耐心地翘起鼻尖等待。黎明，野象披一身芬芳的树花离去时，总要围绕着高高的菩提树兜上一个圈子，泥地上的脚印，是它感激的花环……

枪声和大象的悲号，在山谷里久久回荡。

菩提树消瘦了。它的叶片也褪去了绿蜡似的光泽，茎脉萎黄，花簇凋零，绿影也淡薄了。这段时间里，连蜜蜂也感到了大树的悲伤，远远地飞走了。

菩提树终究没有在痛苦中死去，它复苏了。阳光和泥土滋养着它的生命，菩提树绿得更加深沉。它带着从大地深处积蓄起来的思考力和创造力，按照它的年轮对大象的记忆，它在苦苦筹划。

风触摸不到它的紧张，阳光感觉不出它的忙碌；就连蛰居地下的土蚕，也没有听见它奋力劳作的喘息。它在默默地创造。

终于，这一天到来了。清晨，在泉边汲水的傣族姑娘路过菩提树时，收住了脚步。她们先是偏着头细细打量，跟着，一叠声地叫了起来：

“大象树！大象树！”

菩提树成功了。它从自己的生命中，推出一座活的雕塑。

这就是一棵树怀念一头大象的童话。一份成长着的纪念。



龙胆花

一朵花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有时，也是令人惊叹的。

我要说的是龙胆花。

它生长在挨近雪峰和冰瀑的滇西北高原。这里的天空，绝对的蓝。带有冰雪气息的山风，在开花的草滩上，整天玩着冲浪的游戏。阳光里灌满了花蜜和草籽的香味，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夸大了花的色彩：红的更红，紫的更紫……瞧，白斑鹿从草滩深处走来了，这家伙的蹄尖踢起来的，竟是一串串杜鹃花、翠雀花、鸢尾花铺撒的花瓣。

龙胆花热恋着这片花光射人的土地，可

它也知道，要让自己的根茎在这里找到一个位置，并不是容易的。

它的花蕊，是它亮亮的眼睛。它在默默的注视中阅读着这个世界……

它最崇拜绿绒蒿。绿绒蒿，学名又叫蓝罂粟，花大，叶大，花蕊里溢出的馨香，引得熊蜂、蝴蝶团团转。那天，馋嘴的白斑鹿挨近了，它想一嘴就叼走绿绒蒿天蓝色的大花。还没等下口呢，白斑鹿惊叫着逃跑了。绿绒蒿浑身都是尖刺，就连花萼上也鼓着刺的蒺藜，燃着刺的火焰。

刺，就是绿绒蒿智慧的锋芒。

龙胆花由此明白了好多事理。

它的植株矮小，几乎是匍伏在地面上生长。它的茎干火柴棍长短，对生的细叶，也只有蟋蟀翅子宽窄。它的花形和花蒂极不成比例。当初，一定是有感于蓝天的辉煌吧，龙胆花恣意生长，一下长成了硕大的喇叭形花杯。紫玉色的花盘迎向天空，杯口晶光闪烁，仿佛是溅溢出来的阳光。那些身披金色绶带似的大蜜蜂，整天在它的花杯里做客。

龙胆花啊，你活得真是自在，草滩上要是没有风暴的袭扰，该有多好啊。

高原的天空，云舒云卷，时雨时晴。黑云

彩涌起的样子最为可怕，它们像格萨尔王的马队，霎时踏灭了太阳。乌云在天空移动时，寂静无声；等积攒得差不多了，就猛地爆出一声炸雷，吓得云杉树也会打颤颤。龙胆花啊，你的花杯偏偏又长得像个酒盅，花瓣薄得能滤出紫亮的光，碰到如注的暴雨，你怎么办呢？

这是令人担忧的。

龙胆花的花蕊，闪露出睿智的微笑，算是它含蓄的回答。

晌午，我去草滩采集标本。阴凉的云影遮暗了花色，惊慌的土拨鼠忙着逃回地洞。这时，我目睹了这一幕场景——

起风了，打雷了，乌云驮着暴雨赶来了。排浪似的黑云彩，是想淹死龙胆花？龙胆花呀，你网布在花瓣上的纹脉，竟然神经末梢似的敏锐，你不等第一个雨点砸向地面，早已卷起花瓣，闭合拢来，把自己缩成一个紫艳的花苞。雨水像牦牛尾巴搓成的鞭子，在草场上乱舞。远远近近的野百合闪来闪去的，似乎是想避开雨点的打击，可怎么躲得开呢？落红满地，泥泥水水。

龙胆花呀，你是聪明的，你没有把愚钝当成潇洒，擎起盛开的花盅和闪电碰杯；那